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短篇小说选



花园茶会

[英]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中短篇小说选
花园茶会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0 字数：2100千字

2002年4月第1版

2004年9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0506-913-1/I·364

定价：416.00元

目 录

花园茶会	[英]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	(1)
英国女人	[英] 鲁思·普拉沃·贾布瓦拉	(16)
老虎! 老虎!	[英] 吉卜林	(27)
国王的象叉	[英] 吉卜林	(60)
在丛林里	[英] 吉卜林	(78)
莫格里的兄弟们	[英] 吉卜林	(106)
特雷庇姑娘	[德] 保尔·海泽	(125)
心 乱	[瑞士] 夏尔·斐迪南·拉缪	(157)
曼桑纳上尉	[挪威] 比昂松	(173)

花园茶会

〔英〕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

杨 峰 译

那天天气简直是完美的让人惊喜。就是预先定制，也不会有更完美的天气来开花园茶会了。温煦和暖，没有风，也没有云，蓝天上笼着淡淡的金色的烟霭，像初夏时节有时那样。天刚黎明，园丁就起来修剪、清理草坪，直到整片草地和种矢菊的深色平坦的玫瑰形花坛都似乎在发光。至于玫瑰，你禁不住会觉得，它们是了解这一点的：在花园茶会上，只有尽人皆知的玫瑰才最引人注目。玫瑰在一夜之间，开放了几百朵，是的，足有几百朵。绿色的枝茎给压得弯了下来，仿佛接受过仙人的拜访。

早点还没有完，搭帐棚的工人就来了。

“帐棚该搭在哪儿，母亲？”

“亲爱的孩子，不用问我。今年这些事，我决定都让你们孩子管。别想着我是你们母亲，就把我当做贵客好了。”

但是梅格不可能去管那些人。早餐前她洗了头，正坐着喝咖啡，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。深色的湿发髻一边一个地贴在脸上。那蝴蝶似的乔丝，总是穿着绸衬裙和一件短晨衣就下楼来。

“萝拉，非你去不可了。你有艺术眼光。”

萝拉飞快去了，还拿着她那块黄油面包。有个借口在户外吃东西，简直太好了，再说，她乐意管事，她自信她能比别人安排得好。

四个人站在花园小路上，聚在一起，只穿着衬衫。他们拿着卷着帆布的木架子，背着大工具袋，看上去很神气。萝拉现在希望她没有拿那片黄油面包，因为没有地方搁，也不能扔掉。她走近他们时，努力板着脸，甚至装作有点漠视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早安。”她模仿着母亲的声调说。但是听来非常造作，她很不好意思，像个小女孩似的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噢——呃——你们来

——是搭棚的事吗？”

“对了，小姐。”工人中最高的一个说。他是个脸上满是雀斑的瘦高小伙子。他移动一下工具袋，把草帽推到脑后，低下头向她微笑。“就是来搭棚的。”

他随和而友好的微笑，使得萝拉恢复了常态。他有多么可爱的眼睛，不大，可是却是那种诱人的深蓝色！于是她看了看其他几个人，他们也都在微笑。“放松点儿，我们不会咬人。”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说。工人多么可爱！多么美妙的早晨！她不当提起早晨。她得像个办事的样儿——那帐棚。

“好吧，放在百合花圃那边怎么样？行吗？”

她用没有拿面包的手指着百合花圃。他们转脸朝那边看。一个小胖子努出了下唇，高个子皱眉了。

“我不喜欢，”他说，“不够显眼。你知道吧，像帐棚这样的东西，”他毫不拘束地转向萝拉，“得搁在一个地方，就像在你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了一拳似的。你懂吗？”

萝拉的教养使她纳闷了一会儿，一个工人对她说什么往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一拳，是不是不够尊重？但是她确实懂他的话。

“放在网球场的一角吧，”她提议，“因为乐队要占另一个角的。”

“哼，还要有乐队，是吧？”另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形容憔悴，深色的眼睛打量着网球场，他在想什么？

“只不过是是个很小的乐队。”萝拉温和地说。如果乐队很小，或许他不会太介意。但是高个子插话了。

“喂！小姐，那儿才是个地方。那些树前头，那边，效果会好的。”

在卡拉卡树前面。那么卡拉卡树就看不见了。那些树很可爱，叶子宽大、发亮，还有一串串黄色的果实。它们就像你想象中的长在荒岛上的树，骄傲，孤独，在沉默的辉煌里把树叶和果实举向太阳。它们必须让帐棚遮住吗？

它们就得被遮住。工人们已经扛起帆布卷走过去了。只有高个子落在后面。他弯身捏了一下熏衣草的嫩枝，然后闻着拇指和食指上的

香气。萝拉看见这动作很觉惊奇，他居然在乎这些——在乎熏衣草的香气。她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会这么做。工人们真是可爱得出奇，她想。为什么她不能有工人朋友呢？他们比那些和她跳舞，每个星期天晚上来吃晚饭的傻头傻脑的青年们强多了。她和这样的人会相处得好得多。

高个子正在一个信封背面上画着什么，那是要系起来或是留着挂起来的什么东西。萝拉认定一切过错都在那悖情背理的阶级差别。但她并没有感觉到在这方面的这种差别。一点儿也没有，一丝一毫也没有……于是传来了木锤敲打的嘭嘭声。有人吹口哨，有人唱起歌来：“你就在那儿么？伙伴儿！”“伙伴儿！”其中包括了多少友谊，多少——多少——只为了证明她有多么快活，让高个子看看她有多么自在，而且她是多么蔑视愚蠢的习俗，萝拉瞪着这张小小的画儿，大大地咬了一口黄油面包。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女工。

“萝拉，萝拉，你在哪儿？电话，萝拉！”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。

“来啦！”她滑了开去，掠过草坪，上了小路，上台阶，穿阳台，进了门廊。在门厅里，她的父亲和劳利正在刷帽子，准备上班去。

“喂，萝拉，”劳利很快地说，“在下午以前，你看看我的上衣好吗？看要不要熨一下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说。忽然间她有一种冲动，跑向劳利，轻轻地迅速地拥抱他一下。“噢，我真爱宴会，你呢？”萝拉说着，呼吸有些急促。

“还可以。”劳利孩子气的声音充满了热情，他也抱了妹妹一下，然后轻轻一推。“快去接电话吧，傻姑娘。”

电话。“是的，是的。噢，是的。基蒂吗？早安，亲爱的。来吃午饭？千万来，亲爱的。当然高兴。午饭很凑合——只有些干三明治和碎的蛋白甜饼，还有什么剩东西。是的，真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早晨，不是吗？你的白衣服？我当然应该了。等一会儿，别挂断。母亲在叫。”萝拉往后靠了靠。“什么？母亲？听不见。”

薛立丹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下来。“告诉她戴上那顶漂亮帽子，她上星期天戴的。”

“母亲说，你要戴那顶漂亮帽子——你上星期天戴的。好。一

点钟。再见。”

萝拉放回话筒，举起两臂伸了个懒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把手臂张开放下。“唉。”她叹了口气，叹气过后她立即很快坐起来。她静静地倾听着。房子里所有的门似乎都打开了。轻捷的脚步和这里那里的话音使得房子里充满了生气。通往厨房一带的包着绿毡的门开了又关上，发出闷住的声音。这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嘎嘎声，那是在推动沉重的钢琴，琴身下不灵活的小轮子在响。空气真好！如果你停下来留心一下的话，空气好像总是这样，轻风在追逐嬉戏，从窗顶进来，又从门里出去。小小的两点阳光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银相框上，也在嬉戏。可爱的小小的光点，特别是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，它是温暖的。她简直想吻一下那小而且温暖的银星。

前门铃响了，楼梯上传来塞迪的印花布裙窸窣的声音。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低低地说什么。塞迪不在意地回答：“我真不知道。等等，我去问薛太太。”

“什么事，塞迪？”萝拉走进门廊。

“是花店的人，萝拉小姐。”

果然是的。一进门的地方的大浅盘里，满满的装的全是粉红的盆栽百合。只有这一种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百合——美人蕉百合，粉红色的大花朵，正在盛开，光彩夺目，勃勃的生机洋溢着光润的漆红色的茎，甚至有些咄咄逼人。

“噢，塞迪！”萝拉说。声音像是轻轻的呻吟。她蹲下来，似乎要用百合的光焰温暖自己。她觉得它们在她的手指里，在她的嘴唇上，在她的胸中生长着。

“弄错了。”她含糊地说。“没有人定过这么多。塞迪，去请母亲来。”就在这时薛立丹太太来了。“没有错。”她平静地说，“对的，是我定的花。这些花很可爱，不是吗？”她按一按萝拉的手臂。“昨天我走过花店，看见橱窗里放着这些花。我忽然想，一辈子就这一回，我要有足够的美人蕉百合。花园宴会是个好借口。”

“可我以为你说你不想干预。”萝拉说。塞迪已经走了。花店的人还在外边运货车旁。她搂住母亲的脖子，轻轻地，很轻地，咬母亲

的耳朵。

“亲爱的孩子，你不会喜欢一个古板的母亲的，是吗？别这样。送花的人在这儿呢。”

他仍在搬花进来，另一满盘。

“请把花在一进门的门廊两边摆好。”薛立丹太太说。“萝拉，同意吗？”

“噢，好极了，母亲。”

在休息室里，梅格、乔丝和矮个儿的汉斯终于把钢琴搬好了。

“要是我们把这睡椅靠墙放着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去，只留椅子。你们觉得怎样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汉斯，把这些桌子都搬到吸烟室去，拿个扫帚来扫掉地毯上的痕迹——慢着，汉斯——”乔丝爱向仆人发号施令，而他们也乐于听从她。她总是使他们觉得像是在参加演一场戏。“告诉母亲和萝拉小姐立刻到这儿来。”

“是，乔丝小姐。”

她转向梅格。“我想听听钢琴的音对不对，万一今天下午人家要我唱歌呢？我们试一遍《烦闷的生活》吧。”

砰！塔——塔——塔——迪——塔！钢琴的声音猛地响得激动人心，乔丝的脸色变了。她两手紧握。当她母亲和萝拉走进来时，她忧郁的望着她们，显得有些高深莫测。

生活多么令人厌烦，
一滴眼泪——一声悲叹。
爱情反复易变，
生活多么令人厌烦，
一滴眼泪——一声悲叹。
爱情反复易变，
分手……在顷刻间！

在唱“顷刻间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虽然钢琴的声响哀痛欲绝，但是在她的脸上却绽开了一个光彩焕发，毫无同情心的微笑。

“我的噪音很好，是吗，妈咪？”她兴高采烈。

生活多么令人厌烦，

希望成泡影。

梦醒魂断。

但这时塞迪打岔了。“什么事，塞迪？”

“对不起，太太，厨娘说，三明治签子您预备好了吗？”

“三明治签子，塞迪？”薛立丹太太迷迷糊糊地回答。从她的表情孩子们就知道她没有预备好，“让我想想。”她随即对塞迪肯定地说，“告诉厨娘，十分钟内就给她。”

塞迪走开了。

“好，萝拉，”她的母亲迅速地说，“跟我到吸烟室去。那些名称我写在什么信封背面了。你替我重新写一下。梅格，这就上楼去把你头上的湿东西取掉。乔丝，立刻跑去穿好衣服。你们听见没有，孩子们，还是要我等爹爹晚上回来告诉他？还有——还有，乔丝，要是你真上厨房去的话，安慰一下厨娘。今天早上她真吓人。”

那信封最后在餐室大钟后面找到了，薛太太怎么也想象不出它怎么会到那儿去的。

“你们孩子里有谁从我皮包里偷去的，因为我清楚记得——奶油奶酪——柠檬冻。你写完了吗？”

“写完了。”

“鸡蛋和——”薛太太把信封举得远远的。“看起来像是耗子，不能是耗子。是吗？”

“那是橄榄，亲爱的。”萝拉回过头说。

“是的，当然了，橄榄。鸡蛋和耗子的搭配太可怕了。鸡蛋和橄榄。”

她们终于写完了。萝拉送到厨房去，发现乔丝正在安慰厨娘，她看去一点儿也不吓人。

“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三明治。”乔丝那欢快的声音说。“你说有多少种，厨娘？是十五种吗？”

“十五种，乔丝小姐。”

“好，厨娘，我祝贺你。”

厨娘用做三明治的长刀把渣屑堆在一起，脸上堆满了笑。

“高德伯糕点店的人来了。”塞迪从食品室里出来大声说。她看见那人从窗下走过。那就是说奶油松饼送来了。高德伯糕点店的奶油松饼闻名遐迩，所以几乎没有人在家自己做了。

“拿进来放在桌上，姑娘。”厨娘命令道。

塞迪将奶油松饼拿进来后，便又马上回到门口去了。当然，萝拉和乔丝已经太大了，不会真的喜欢这样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她们还是认为那些松饼看上去令人垂涎，真的。厨娘开始摆盘子，抖掉松饼上多余的糖霜。

“这让人想起过去所有的宴会，是不是？”萝拉说道。

“我想是的。”讲究实际的乔丝说。她是一向不愿意多想往事的。“它们看来又松又软，我得承认。”

“一人来一块，好小姐，”厨娘用令人舒服的腔调说，“您妈咋知道哩！”

噢，不可能。想想看，早餐刚过又是奶油松饼，想想都够让人打颤。尽管如此，两分钟后，乔丝和萝拉都在舔着自己的手指，脸上那种专心致志的表情，明显是只有吃了打过的奶油才会有的。

“我们从后门到花园去吧。”萝拉建议。“我想看看那些人把帐棚搭得怎样了。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好人。”

但是后门堵塞了，厨娘，塞迪，高德伯糕点店的伙计和汉斯都挤在那儿。

出了什么事。

“嘖——嘖——嘖。”厨娘的嘴里发出了类似只有受惊的母鸡才有的叫唤声。塞迪用手捂着脸腮好像牙痛。因为要努力听懂，汉斯的脸皱作一团。只有高德伯店的伙计似乎很得意，事情就是他说的。

“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吓人的事，”厨娘说，“死了一个人。”

“死了一个人？在哪儿？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？”

但是那伙计不会让人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抢走他的话题。

“就在这儿下头的那些小房子里，知道吗，小姐？”知道吗？当然，她知道的。“好，那儿住着一个年轻人名叫斯考特，是个赶大车的。今天早上在豪客街的拐角上，他的马看见一台拖拉机，受惊了，把他甩出车来，后脑勺着地，遭了难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萝拉瞪着那伙计。

“他们去抬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”高德伯店的伙计在讲这个的时候依然显得兴致勃勃：“我来的那当儿他们正把尸首运回家去。”然后他对厨娘说，“他留下个老婆和五个小的。”

“乔丝，上这儿来。”萝拉抓住她姐姐的衣袖，拉着姐姐穿过厨房到绿毡门的另一边。她停下来，靠在门上。“乔丝！”她惊魂未定的说，“我们怎么样才能停止这一切哪？”

“停止这一切？萝拉！”乔丝非常惊讶的叫道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不举行花园茶会了，当然的。”为什么乔丝还假装不懂呢？

但是乔丝更加惊异了。“不举行茶会？亲爱的萝拉，别这样矫情。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做。没人指望我们这么做。别太过分了。”

“就在我们大门外死了人，我们还怎么可能举行宴会呢。”

真是过分了，那些小房子挤在一个胡同里，在山坡下面，坡上是薛宅。中间有条大路。真的，是太近了。它们是那么刺眼，根本没有权利来作邻居。它们是个简陋的漆成巧克力色的小房子。院子里的小块地上，除了白菜帮子、病母鸡和番茄酱的罐头壳什么也没有。它们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都一派穷相。一小片一小缕的，不像薛家烟囱冒出的大股银色的笔直的浓烟。那胡同里，住着洗衣妇，还有扫烟囱的人，还有一个皮匠，还有一个房前密布着小鸟笼的人。孩子们成群地挤在一起。薛家孩子小时是不准去的，因为怕学上粗话，怕传染上什么病。但是他们长大以后，萝拉和劳利散步时有时穿过那里。那肮脏贫困的景象真令人厌恶。他们走出来时总是不寒而栗。不过人还是必须什么地方都走走，什么事都见见。所以他们从那里穿过。

“只要想想，那可怜的女人听着乐队的演奏一定非常难受。”萝拉说。

“噢，萝拉！”乔丝真的有些恼怒了。“要是每回出事你都要取消

乐队，你的生活就太紧张了。我完全像你一样难过，一样地同情。”她看着自己的妹妹，目光就像小时打架时那样冷酷。“感伤不会使一个喝醉的工人复生。”她幽幽地说。

“喝醉的！谁说他喝醉了？”萝拉气呼呼地质问乔丝，就像这种时候她习惯说的那样，她说：“我马上要上去告诉母亲。”

“只管去，亲爱的。”乔丝轻轻地说。

“母亲，我能进来吗？”萝拉转动大的玻璃门把。

“当然，孩子。怎么，什么事？怎么脸这么红？”薛立丹太太从梳妆台前转过身来。她正在试一顶新帽子。

“母亲，有一个人出了事，死了。”

“不是在花园里吧？”她的母亲打岔道。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

“噢，你吓坏我了。”薛太太如释重负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取下那顶大帽子，放在膝上。

“可是，听着，母亲。”萝拉哽咽地说，呼吸很有些急促，她讲了那可怕的事。“我们当然不能举行宴会了，对不对？”她请求着。“要来乐队和那么多人，他们会听见的，妈妈，他们几乎算得上是邻居啊！”

母亲与乔丝一模一样的行为使萝拉有些惊异；更难忍受的是，她似乎觉得有点好笑，她不肯认真对待萝拉。

“但是，我亲爱的孩子，通情达理些吧。我们不过偶然听到这事罢了。要是有人正常地死去呢——我简直不懂他们怎么能在那些小破窟窿里活着——我们还是应该举行宴会的，对不对？”

对这一点萝拉只好说“是”，虽然她觉得一切都错了。她坐在母亲的沙发上揉着椅垫的褶边。

“母亲，那我们岂不是太狠心了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宝贝！”薛太太拿着那顶帽子起身向她走来。萝拉还来不及阻止，薛太太就把帽子给她戴上了。“我的孩子！”她的母亲说，“这顶帽子是你的。简直就是专给你做的。我戴这样的帽子显得太年轻了。我从没见过你这样漂亮。看看你自己吧！”她递过一面手镜。

“可是，母亲。”萝拉还没完。她转过脸去不肯看自己。

这次，薛太太也像乔丝刚才一样失去了耐心。

“你很不通情理，萝拉。”她冷冷地说。“那样的人并不指望我们牺牲什么。要是照你现在这样，弄得大家都扫兴，也有些不尽人情吧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萝拉说。她很快地出来，走进自己卧房去了。偶然间，她一眼就看到了镜中的妩媚可爱的姑娘，戴着缀有金色雏菊的黑帽子，还有一条长长的黑丝绒带。她从没有想到过自己能够这样漂亮。是母亲对吗？她想。现在她希望母亲是对的。是我过分吗？也许是我过份。一会儿她又想到那可怜的女人和那些小孩子，还有那运回去的尸体。但是都似乎模糊不清，不够真实，像是报纸上的图片。她决定，等宴会过后我再来想。而不知怎么的，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……

一点半用过午餐。两点半他们就为这聚会准备好了。穿绿上衣的乐队已经到了，在网球场的一角就座。

“天！”基蒂·梅特兰的声音如同鸟声鸣啾。“他们不是很像青蛙吗？你应该安排他们围着池塘，让指挥站在水中央的一片叶子上。”劳利到了，去换衣服时和她们打了招呼。一看见他，萝拉又记起那事故了。她想告诉他。如果劳利的意见和别人一样，那就肯定那是对了。她随他走进门厅。

“劳利！”

“哈！”他正上楼，但他转过来看见萝拉时，忽然鼓起了两腮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“我说，萝拉！你看起来真让人神魂颠倒哩。”劳利说。“真是一顶花哨帽子！”

萝拉轻声说，“是吗？”抬头对劳利一笑，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。

一会儿，客人川流不息地来了。乐队奏起了音乐，雇来的侍者从宅子跑向帐棚。到处可以看见双双对对的人在漫步，俯身赏玩花朵，互相问候，走过草坪。他们像是欢乐的小鸟儿，半路上飞到薛家花园来栖息一个下午，它们本是要飞到——飞到哪里呢？啊，多么高兴。和这些快活的人在一起，握手，亲吻，朝人们的眼睛里倾注微

笑。

“亲爱的萝拉，你真好看！”

“帽子配得多好。孩子！”

“萝拉，你挺有西班牙情调呢。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惹眼。”

而神采飞扬的萝拉，软款地回答：“用过茶了吗？要不要冰淇淋？这种西蕃莲果子冰淇淋真的不同一般。”她跑过去央求父亲：“亲爱的爹爹，能让乐队也喝点什么吗？”

然后这完美的下午慢慢地成熟了，慢慢地凋谢了，慢慢地合上了花瓣。

“这个茶会太使人愉快了……”“最大的成功……”“可以说是最……”

萝拉帮助母亲送客。她们并排站在门廊里，直到一切都成为过去。

“都完了，都完了，谢天谢地。”薛太太说，“萝拉，叫他们都过来。大家去喝点新鲜咖啡吧。我是筋疲力尽了。是的，茶会很成功。可是，哎，这些个茶会，这些个茶会！为什么你们孩子们非要举行茶会！”他们全都在空无一人的帐棚里坐了下来。

“来一块三明治，亲爱的爹爹。我写的签子。”

“谢谢。”薛先生一口咬下去，三明治就不见了踪影。他拿起另一块。“我想你们没有听说今天发生的一件惨事吧。”他说。

“我亲爱的，”薛太太说，举起了手，“我们听说了。几乎破坏了今天的茶会呢。萝拉口口声声主张延期。”

“噢，母亲！”关于这件事，萝拉不愿受到揶揄。

“确实是可怕的事。”薛先生说，“人们说那汉子已经结婚了，就住在下面的胡同，留下一个妻子和半打小孩。”

一阵不自然的短暂的沉默。薛太太不安地抚弄着茶杯。父亲说这些话真是很不得体……

她忽然抬起头来。桌上的三明治点心、松饼还全都没有人动过，都要浪费了。她又有了一个出色的念头。

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们装个篮子，把这些尚未动过的食物送给

那可怜人。不管怎样，孩子们可以大吃一顿了。你们同意吗？而且一定会有邻居去看她什么的。这么多的现成的点心该多好，萝拉！”她跳起身来。“把那个大篮子给我取来，在楼梯下面的橱柜里。”

“可是，母亲，你想这是好主意吗？”

多奇怪，她似乎又一次和他们不一致了。拿些他们宴会的残渣剩屑，那可怜的女人会愿意么？

“当然了！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一两个钟头以前你还硬要我们同情，而现在——”

“嗽，好吧！”萝拉跑去取篮子了。母亲把篮子装满了，堆得高高的。

“你一个人送过去吧，宝贝，”她说，“就这样跑过去吧。不，等一下，把海芋百合也带去。过那样日子的人就喜欢海芋百合。”

“花梗会弄坏她的花边衣服。”乔丝依然是那么讲究实际。

是会弄坏的，这提醒很及时。“那么就只拿篮子去。还有，萝拉！”她母亲随她走出帐棚——“决不要——”

“母亲，什么？”

不。还是不向孩子灌输这些念头吧！“没什么！去吧。”

萝拉关上花园门时，暮色正在降临。一条大狗像影子一样跑了过去。道路白闪闪的，下面洼地上一座座小房子罩在深深的阴影中。在这个下午以后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。她走下山坡，走向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人躺着死去了，而这是她不能了解的。为什么她不能呢？她停了一分钟。她给那些亲吻、笑语、匙盏丁当的声音，还有踩过的草地的气味塞满了。她再也装不下别的什么了。多么奇异！她仰望暗淡的天空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是的，这次茶会真成功。”

过了马路，胡同到了。胡同里烟熏火燎，又黑又暗。披着肩巾、戴着男式花呢帽的女人匆匆走过。男人们靠在栅栏上，孩子们在门口玩耍。这些粗陋的小房子里发出低哑的嗡嗡声。有的屋里闪着灯光，窗内人影螃蟹般地横移过去。萝拉低头赶路。她想自己如果穿上外套就好了，她的衣服太惹人注意了！还有那垂着丝绒飘带的大帽子。要是戴了另一顶帽子就好了。人们在看她吗？他们一定会的。不该来。

她一直觉得这是个错误，现在，还仍然如此，她是不是还是该回去呢？

不，太晚了。这就是那家人家了。一定是。屋外黑压压的站着一群人。门旁椅上坐着一个老妇人，脚下垫着报纸，靠着拐杖闲望。萝拉走近时，人们静了下来，让开路，好像原来就在等她，知道她要来似的。

萝拉非常紧张。她把丝绒飘带甩向肩后，向身边的一个女人问：“这是司考特太太的家吗？”那女人古怪地笑着，说：“是的，姑娘。”

噢，远远躲开这里多好啊！她走上窄小的门径敲门时，真的说了出来：“帮助我，上帝呵。”躲开这些盯着自己看的眼睛，或者用什么把自己遮盖起来，哪怕是用那些女人的肩巾也行。我留下篮子就走，她决定。我甚至不等把篮子腾空。

门开了。一个小身材的黑衣女人出现在昏暗中。

萝拉说：“你是司考特太太吗？”但是那女人的回答使她恐惧：“请进来，小姐。”她就给关在过道里了。

“不，”萝拉说，“我不要进来。我只是送这篮子，母亲叫我——”

过道有些昏暗，那小女人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。“请走这边，小姐。”她用一种讨好的语气说。萝拉跟随着她。

她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破旧、狭小、低矮的厨房，厨房里点着一盏冒烟的灯。一个女人坐在火边。

“伊姆，”领她进来的小女人说，“伊姆，这是一位小姐。”她转向萝拉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是她的姊妹。小姐。请别见怪，好吗？”

“噢，那当然了！”萝拉说。“请，请不要打扰她。我——我只想留下——”

但这时火边的女人转过脸来了。她的脸浮肿而红胀，眼睛和嘴唇都肿着，看上去很可怕。她似乎不能明白为什么萝拉在那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陌生人提着个篮子站在厨房里？这都是怎么回事？那可怜的面孔又皱在一起了。

“好吧。我亲爱的。”另一个说，“我来答谢小姐。”